

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四十六

萬楊郭揭唐曾陳胡傅徐列傳

萬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天啓乙丑進士年十九司理湖州陞大理寺評事性英利疎曠不當時宜而好議論初官用是不違時二寇流毒中原元吉乃以南兵部職方從閣部楊嗣昌軍前贊畫護軍楚蜀驅馳倫辛苦身止隨一僕僕側戎莽不通家書者七八年轉本司郎中出知

揚州弘光中陞太僕寺少卿時高杰入淮揚大
掠且請妻子安江南廷議警矢元吉慨然請出
諭止因受命監軍駐滁陽請追卹前陣亡將猛
如虎劉士傑郭闢猛先捷等并訟薦遼舊督趙
光抃之寃以鼓敢戰之氣時揚淮六合一帶所
在兵民互格遂上便宜以為鎮兵素少紀律民
競自衛益復鴟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
民為叛內自携貳猝有賊至何所用之請令居

民盡移城內間出城外有無貿遷各將領派兵
宿駐嚴禁毀傷勿得強禦又云目前急著因應
排難解紛而尾大末流亦急防微杜漸遂移書
告免靖南伯黃得功期以首倡協恭共獎王室
仍清褒揚得功示勸諸鎮會廷議上諸尊謚元
吉復疏建文召年號宜復景皇帝廟號宜崇靖
難死事諸臣謚蔭宜補又請錄崇禎末北京各
省直城陷殉節諸臣採輯成書分別二等酌與

謚廟祀且頒行學宮廣示激勸詔可之於是追恨往事之失欲盡力懲毖以急救封疆疏畧曰臣惟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帝初臨深宇懲逆璫用事斷削正氣因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累綢繆之桑土鹵入却折東手無策于是赫然振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先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

新法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
後號稱振作乃遂警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
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
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乃
復乾餽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攫先帝之怒
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
帝之寬而先帝之嚴每激於諸臣之玩臣謂
寬嚴之用互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

有極重不可挽以理事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
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
不顧事之損益即如昨歲督師孫傳庭坐鎮閏
中識者俱以不宜輕出之則兵露運絕立見敗
折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與閣
臣史可法姜曰廣等云宜亟撤閩寧吳三桂俾
內迎迎擊以固三輔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
已有感地議之者矣乃賊勢薰灼廷臣勸且南

遷並及聖儲監國留都語下擇音要亦指宜使
然又已有邪妄議之者矣天下事無全害亦無
全利當局者不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必欲強人
從我由事後而觀即悔恨何補臣謂任議之途
太疇者此也夫事前之失為事後之鑒誠以寬
為體嚴為用崇簡易推真誠為寬則濫賞縱罪
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寔為嚴則釣鉅披報者非
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上不復省及南都陷

鎮將全声桓隨以江西降清元吉野走声桓以
書招之元吉作書以絕使曰某賦性迂執與世
多違屬有建白皆預計曲突而勑加阻抑誤國
之罪千秋青史^與分過也前者乘輿潛出猝不
及知莫由隨蹕脫身歸來焚燒衣冠矢以泉石
沒世昔太公秉鉞先釋首陽馘夫秦政刑灰不
錄產源雞犬台臺惠顧夙好欲強被以圭組夫
人相知貴相知心台臺與某周旋兵火擾攘之

中尚不知其確；小節膠固難通乎？從古良臣忠臣但聽人自取其一台臺自為良臣某得為忠臣其揆則一譬以一葉置洪水中幸而見容則為陶靖節惟台臺之賜不幸而見逼則為謝疊山志也伏望台臺俯垂鄙分嚴戢部伍撫綏宗民凡紳士行藏聽其自便令此一方人皆謂不佞與台臺有口舌功即屬雲霄高誼昔不佞與史相公書札往復常謂事不濟則繼之以死

今史不食前言幽冥之中安忍負此良友也声
桓得書亦不復強至丙戌吉郡失守復陷萬安
元吉以虔院督師與總憲陳慶兵胄王其宏並
議列柵張家渡以拒北兵不則^則皂口而諸軍風
鶴且潰陳慶以滇兵先入虔元吉獨留皂口八
日時太僕卿李陳玉兵科給事中楊文薦等先
在虔力請相國蘓觀生^及江撫劉廣龍叢韻兵詣
皂口協戰觀生僅遣新威營二百人已北軍大

至二百人先潰元吉乃抵虔時虔人倉卒兵曹
萬六吉欲以元吉家人潛出元吉大怒至欲殺
其二妻以殉虔心稍定遂檄南雄南康咸以兵
來會已北軍猝至方議堅壁而趨觀生率所部
退守南康於是滇粵諸師至南康者不即下四
月閩部楊廷麟乃以兵入虔而南雄舊虔督令
副將吳之蕃等部援虔之師接戰清師於李家
山九牛之間大有斬獲益諸師會虔下餘壁頗

銳思戰詔加元吉兵部尚書元吉持重必合南
安水師始出戰時水涸舟難下八月北兵截舟
師半遁益躡城外幾奪西門孫之獬為清招撫
射榜城中勸降元吉火之不省視九月北軍并
有南康諸軍益潰去十月城陷元吉自持槊戰
於小南門不利走建春門諸軍擁出城外乘間
投水元吉守賴金聲桓圍之一年城中食盡
元吉發書某請援兵一書截一指縊牘內血

淋漓書面城將陷其子說元吉降元吉大怒手
及其子以頸血貯盆水呼各將士歃血同心誓
死不變城中斗米八千錢餓死者相枕藉而軍
民之心死守愈固時人比之張睢陽。

楊廷麟字伯祥號機部江西清江人己巳選貢
出督學蔡懋德之門庚午雋南雍明年會試第
二改庶吉士授編修博學好奇嘗慨持符璧原
上者庸懷不力每奮槊欲起會雨冠劍甚遂自

請監軍戊寅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軍前贊畫出
走楚豫之間久之因左右掣肘不得志已卯罷
去壬午起原官尋亦去弘光中起故翰林原官
廷麟曰吾便盡收河南北故物還閩下不足逢
馬士英一盼病不起己酉南都陷故帥金聲桓
降清遂以師破南昌撫建廣皆陷諸生就公何
處廷麟曰義不辱匿影丘廬如晉處士潛已矣
生曰彭澤小臣公以大臣為五柳計乎廷麟感

起振義旅來會太和與道臣彭期生合會陰武
正號閩中進廷麟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恢
復遂與大司馬郭維經協守吉安城堅清兵突
不入已而糧竭不能守廷麟走檄粵中一戰復
之逡巡者數月而外援不至鼠雀且盡丙戌三
月吉安復陷廷麟復聯絳王閩總及張安各義
兵自雩都來虔與虔撫萬元吉兵垣楊文薦等
戮力城守是時李家山九牛之間與北軍決戰

屢提有詔旌異政郡名為忠誠府而文薦專守
西門當北衝尤多奇捷久之會虔下者十餘壁
約可四萬餘人時數艘得水漲飛帆拂十八灘
上石齒不為阻列營城東北山麓距城二里許
日每三四鳴角張雲梯渡水逼城亦鳴礮應
之多所殺傷則必駁屍以去嘗潛舟尾角伺城
城中夜縋五百人挾束薪翼以火筒火銃縱
燐之敵灼逃去有白馬紅披為略陣指揮駁及

之猝墮馬里將軍者方浴幕中僵深盆不起左右
不覺也久乃知飛礮所中敵或伺靜處以雲梯登
陴附堞城上則爇萬人數擲之火發桶烈鉄菱飛
出若火鴉登陴者震跌負傷走家後夜遷死士千
人負九龍鎗亂飛而渡猝發鎗火延帳房數驚顛
踣去城頭鼓噪震天地遂登舟拔營走三十里圍
城二月城堅不可猝拔固盡屠諸縣以孤虔已而
敵益至而守虔者頃皆摧宜廟等不足無專制以

故諸壁自以起義不稱使而寔無現糧廷麟語元
吉此不足戰也須大駕來會檄南安水師與共事
八月水師半道為北兵所截兵仗火具一時盡廣
營滇營稱家強廣兵跣足跳山如飛滇兵甲械利
標鎗連弩洞胷穿札時壁東南城外清兵乘勝掩
之盡潰去夏勢阻九月清兵力攻西門已登月城
廷麟等力督死士縋城格閘且退去清兵還取南
康夏勢益孤各師迄借端稍引去城中僅郭維

經江起龍汪國太金玉振徐日新王志忠等部之
不能千人而別部謝之良數千人次雩都觀望粵西
援兵踰嶺不即至廷麟左右支吾心力瘁盡嗣聞延
平失守駕奔汀州輔臣蕪觀生託逆駕去亦邀廷
麟疑麟曰吾必固西粵門戶以待廷麟此矣已
而汀信阻絕人心惶惶廷麟曰靈武不終天哉
十月清兵間知脩革初三日午夜天火如雨墮
營中清前部由小南門踰城入城中倉卒巷

戰猶勝負互總兵劉天駒力殺北軍數十人黎
明清師大至大司馬郭維經促水師睨砲連發
四十八門皆烈清師盡入城縱火城中士民猶
奉廷麟義格閑死者無算諸池井積屍幾滿廷
麟以事不可為投鴉池死北軍爭得其冠服以
為功二妾率婢婢亦投井死時同難郭維經萬
元吉彭期生姚奇龍黎遂球皆別有傳經歷盧
觀象參將月中桂同池水死王其宏安福人以

選貢官兵部主事守東門初被礮傷額見執罵
不絕口死弟貢生其濬從之襲榮新達人崇禎
癸未進士官政吏部與其濬全督水師入贛墮
馬卧病卒擁出湧金門投水死萬發祥清江人
癸未進士官翰林兼兵科守小南門城陷為亂
兵所害莊以莊贛州人為監紀知縣城陷與其
弟諸生某咸自盡被執至南昌者四人都御史
楊文薦兵部員外於期昌總兵劉天駒副將汪

起龍文薦湖廣京山人癸未進士屢捷西門城
陷方投水被執期昌湖廣黃岡人已卯鄉薦與
天駟起龍三人俱就刑獨文薦得釋入山憤讐
先而廷麟故貢試督學蔡懋德甲申年已先死
賊難

郭維經號六修江西龍泉人少孤貧依僧寺讀
書輒以道學自勉為人端嚴清潤天啓乙丑進
士以縣令起歷任留都操江御史事隙即詣羅

明德祠講學四方從者谷量雲也以定策勦陞
應天府尹晉兵部尚書與馬士英不協遇事飭
之士英潛上疏降級視事會北兵逼淮士英欲
以奉兵失機坐之都人數千詣闈乞免僅革職
四籍復遮羅不得去留城外且半月北兵渡江
乃令閣部楊廷麟突起龍泉山中丙戌六月隆
武義維經以原官加勅總制提所部三千人入
虔共城守間二三捷清兵不能下及南安水師

巨舟八十餘號為清兵所覆滇廣兵尋潰虔人
喪氣衆漸逸去維經奉閑手勅至再將以九月
望日行逆蹕城單廷麟固留且止遂與兵科萬
發祥兵部王其崧等聯屬卿勇約各社長會於
明倫堂維經與萬元吉共致犒定迴環巡城規
制士民稍振十月清得間從小南門入維經
拒戰東門不利衆兵擁入嵯峨寺縱火焚死時
同難多人死者為袁從謗號昌言湖廣柳州

人已卯鄉薦督楚師來贑守西門中書舍人劉
孟鈞號和倪安福人丁卯鄉薦守建春門

揭重熙字萬年江西臨川人以崇禎己巳選貢
例出督學蔡懋德之門丙子赴五經南闈坐違
式故而北闈以兵事急更期則重繭徒步疾走
北闈必以五經是年竟得雋丁丑成進士亦以
五經授福寧知州在官廉勤樸素昆弟視其任
行李不辨歸治有聲本省同考憂去癸未擢南

禮部主事國慶歸唐藩正位閩中轉兵部職方
司閩亡歸里永曆二年戊子清督師金聲桓反
清南昌詔加重熙兵部侍郎集萬人應聲桓期
年聲桓敗重熙猶創呼撫贛閩廣間與曹大鷗
勢合歷三載屢跌復興久之糧盡衆鮮清求之
急偽為賈短褐芒屨亦重繭數千里隻身謁

上桂林痛哭陳情有曰臣足萬里不躡願馳內
地亂清而李將軍以正兵東徂吾蠹虫或補萬

一願得尺一之詔奮諸敵 上曰善立授兵部
尚書加銜太子太保以廣兵數百人從復鼓義
旅奮擊江閩間清不能難者朞年已而復不振
摠武彝山自保便服私出相形後鄉人洩之清
縛詣建寧獄出訊重熙百不屈獄中著天文兵
法等書猶作詩寄同鄉故人借書夜讀蕭然自
得同獄駭之絕不一及家事闖半載臨刑猶加
網正憤與曾大鎬同難遺筆云行年四十有七

不為天官至大司馬不為卑文章政事粗有名
於時不為辱所歛者數載孤臣竟無一當以
報昌父雖不殺賊於生前死作厲鬼報諸帝於
地下也後之志大而才踈者其亦可以為鑒矣
遺詩數百首不及錄有子一名時年十二清督
學撫纘前令寄名於學亦并寄傳鴈銓羅萬藻
子於學

詹兆恒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授甌寧縣

令丁丑考選南京廣西道御史己卯巡視下江
乙酉入閣為隆武部院率義兵千人守懷玉山
北兵至衆寡不敵被執不屈死之妻某氏驅去
幾受滛謔鞭手齒透其骨遂遭害

曾應亨號篁山江西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歷
吏部郎中主選得罪免嘗語傳愚銓吾能刺腕
血逆流上臂又能目中仰睇綠辨五色不眩
愚銓以為天賦之奇乙酉分里起義抗清不勝被

執語不恭及難長子有筠乙酉選貢同日殉父
而大應亨應之兄也積太學生為邑丞陞廣而
靈川知縣歷任潯州太守清兵猝至潯大應方
朔日詣文廟守弁奔清入遇大應廟門之外問
何官大應分必死從容應曰我此城太守也正
欲見汝主帥兵以其坦不懼疑與主帥有誓不
敢虐遂以其家屬同赴梧州大應妻父卒惟一
妾隨大應猝推妾墮井中俯井為一歎既抵梧

卒欲其易服見帥大應叱之方巾潤袖揚步至
帥門大笑曰此吾死所矣速與一刀無多言或
有勸之降者輒瞋目罵遂見害

陳泰來號剛長江西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
兵科給事中乙酉金聲桓復南昌薦與省隣聞
士人多嚮應從戴國士議遣楚副將以兵至新
昌盡刦其邑之鄉紳以往泰來憤然誓師欲詣
南昌去三十里與比兵戰於胡城泰來壓戰陣

中為亂兵所殺先是甲申閩賊敗竄期徑道新
昌走長沙李自成將兵禦截李自成奔八公山九日登
高鄉民辟以挺擊殺自成寔泰喪功也里人生
祠泰來東郊十里有石柱一丈勒陳剛長先生
殺逆賊李自成於此

胡夢泰江西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吏科給
事中南都陷夢泰在籍破家起義死守鉛山北
兵圍之數月力盡城陷夫婦同縊死之

傳鼎江西金谿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
簡討己酉與楊重熙起義力盡被擒巡撫待之
以禮勘降不屈復使作書招撫重熙鼎笑曰
豈有已不降而勘人降者乎因引文：山寫零
丁洋詩拒張洪範事以答之在獄賦詩有誓心
誓古吊曾董山萬古人楊機部劉孝則劉生妻
妾雙烈歌及拒降等詩數十首作正命銘以待
盡銘曰經嚴猾夏義大復仇民安勿獲主辱何

求生不負學死不降志取義成仁庶畢吾事臨刑肩輿赴市衣冠如平時僧子言衣在不可行刑請去衣乃袒其項又云直立難以行刑命取小椅至坐而受刑談笑自若毫無變容清省試諸士聞之多有泣下不終場事而去者數十餘人

徐敬時江西鉛山人崇禎庚辰進士為倪文正所取士乙酉北兵至江西敬時走閩中奉隆武

隆武遁歛時歸至永豐與土人楊文聚衆萬餘人踞守九仙山此山峭壁千仞下臨絕壑上之者湏接長梯緣崖鑿孔架成棧道聞北兵至則撤去棧道猿鳥不通上有大池大旱不涸所積糧儲可食十年自己酉至癸巳虎踞在山人不能犯江西撫按請發浙閩及豫章三省兵圍之一年有餘不得下癸巳九月楊文為流砲所中彈入咽喉立刻死衆心不固議下山歸降歛時

見事不可為乃作絕命詩四首一曰國破家亡
難乞身半生嘗膳悵凡塵由來取義成先哲不
使文山只一人二曰汎河木偶極詩書侍整乾
坤福不如龔勝含悲李業泣何當綴甲立溝渠
三曰父子相呼地下從結縷何事丘陵封須知
袁最求先盡靈慶於今更逢四曰歸與歸與
嘆年於義得之不怨天爭似九仙乾淨土無
煩半陌招䰟錢自縊死之九仙山男婦數千人

昇楊徐二棍投降巡撫戮楊文亮而不及故時
時人謂之天意二子商弱冠並釋歸業

石匱書曰大史公傳留侯謂似婦人好女人多
不信萬吉人少年登第美如冠玉其慷慨激烈
之氣雖古之俠士不是過而當其死守贑州截
指請救則是張睢陽與南齋雲且合為一人以
匏取人可謂萬吉人決能辦此哉楊郭傳曾與
吉人同事而唐胡陳以倡義存曾徐揚以頑民

守雖皆錄之一時之選也

又曰癸巳八月余上三衢入廣信所過州縣一
城之中但茅屋數間餘皆蓬蒿荆棘見之墮淚
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無三江西士大
夫以嚮應金王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
見立砦死守者尚有數十餘處而鄉村百姓強
半戴髮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
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試易草已十載雖

邑頑民猶故主之恩舍此以往天下所無也提
之千古節義多出江西廬陵廣信垂範不遠未
本水源感發有自不其然哉

右匱書卷第四十七

堵龍錫何騰蛟列傳

堵龍錫號牧遊南直無錫籍宜興人崇禎癸酉鄉薦丁丑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龍錫性敢達入糾紛不奪負膽走人緩急常盡發本部積弊碍堂上官勿忌也移榷北新聞時流寇充斥意勇勦捷遂呂柵餘飽募士五千餘指身夙夜為練轉本司郎中出知長沙府即以所募之任

陞湖廣提學副使號知人弘光中擢湖廣巡撫
乙酉左師東犯檄亂錫同事意清召側亂錫曰
是輒亂也獨不從而身避之湖南者都陷亂錫
捍楚力先自李賊為清平西所敗入秦復間走
楚自成逆犯死衆尚數萬餘亂錫曰賊子錦素
號一隻虎然不辨衆今踉蹌無所歸呼之必來
足以應清伏時何騰蛟亦駐節湖南力持不可
即欲遣無人亂錫曰吾往遂數騎當其營賊列

騎數十里湏之亂錫胄鋒鏑直入盛稱閩威德
李錦隨奉表入闈詔賜名赤心朝論以亂錫功
陞兵部侍郎督師騰蛟稍忌然湖南即安數年
賴之閩敗永曆即位肇慶以擁戴勲拜大學士
兼兵部尚書督師如故己丑八月至肇慶陞見
奉命復鎮湖南行次封川病卒 上命程峋往
卹其家人半道為賊所殺不果卹

何勝蛟字雲從貴州黎平人浙江山陰籍以萬

曆乙卯鄉薦為人嚴正不可以私歷湖廣巡
撫都御史弘光中陞川湖黔鄖總督乙酉寧南
侯左良玉擅稱首犯金陵號清君側刦騰蛟以
行勝蛟義不從潛起夜投江自沉迺若有人掖
之者漂武昌居民驚視之始知為督撫逸湖南
觀變時黃澍叅其擅離職守已聞南都陷唐王
正位於閩中人心頗惑布檄出師畧曰悲哉時
至今日成何世界寄於禽獸矣兵家五字戰守

死走降以公戰守勿道又譖先不言走乎我瞻
四方將安往乎降乎無論毀形昧心義所不忍
豈不聞諸公旗下推辱萬狀乎戰守不成走降
非策則惟有一死語云死士一萬橫行天下苦
寒此七尺耳不能往無不濟復君父之大仇雪
人類之大恥昭君臣之大義此七尺又何曾先
勝蛟不敢擗下死士尚三萬願為諸公先驅然
後張將軍先壁出茶薪郝將軍永曹將軍出猶義

合窺章貢黃將軍出醴萍徇袁吉周將軍潭平易
伯出醴滋又請號召忠貞十八鎮出興歸_{李赤}
_高必振聯絡川蜀水師出夔峽並下荆襄既無東
憂又張西勢併力直下勝氣在我而况劉將軍
承以寶師馬將軍以荆師鄂國公王將軍以岳
紀侯盧將軍宜彰以武昌袁吉之師董將軍燾總
督標之師張署將向署將牛署將以澧州之師
袁將軍以本營之師王將軍_昇岸鳳衛以援勦

之師水陸步騎百道並進或壓其首或繞其背
或抵其腋或披其肢又况齊嘉豫漢之雄兵柯
陳黃麻之義旅動以百萬引領南望將一呼而
百應諸君何惑何虞不一奮戰乎今與諸君約
從騰蛟言富貴可長妻子可保報仇為忠臣全
髮為孝子不從騰蛟之言富貴朝露妻子俘虜
為叛臣為賊子為禽獸惟所取况朝廷之法紀
尚在 太祖高皇帝大行烈皇帝之靈奕赫然

勝敗東尚方不畏強梁寧畏悍帥天下義旗四
指於公恐不能為毒於旦夕也檄到毋惑乃復
馳疏偹陳楚事畧曰自三月左師潰下武昌隨
陷臣保長沙七閱月兵初至時僅有巡道標兵
二千滿目荒墟調兵不應募兵不及一苦方調
王馬二鎮俾之駐岳赴救武昌而猝聞南都之
變人心震沮二苦又數十萬閩賊奔逸滿山亘
水突如其来三苦臣雖聯絡鄉團數百部方向

義就公而修簡左孽合勢窺突傷弓曲木旦暮
颺去四苦迎機布置發遣渡江糗餼無從而兵
馬一空拮据更憊五苦長沙恃洞庭為阻今武
昌搖櫓一帆可至門無阻域無險之難江右係
臣接壤金叛蹂躪僅存一賴發援孔亟粵西亦
係臣功屬靖江不量妄擬監國不能為助反以
為仇無隣之難臣標道標新營舊營精銳實可
三萬月計餉卒折六萬餘并湖南北分汛鎮防

者月計十餘萬道路回阻百姓死逃幅員既蹙
物力有陷則無餉之難逆號遍及處處動搖不
肖先聲馳驚忠義不知為何物威令不行則無
法之難閣陛徂遠入對無時旦夕此心何從呼
籲僅與督學臣堵龍錫長沙道臣傅上瑞監軍
道臣章曠痛憤咨嗟誓不能為功臣當為忠臣
以報陛下一日之過則無告之難伏乞皇上
監臣指存一時防守之公案救臣諸難圖萬全恢

復之上計速與在廷文武會議了撤立見施行
蓋時賊自成為清所敗走死兀宮山其兄子赤
心號一隻虎者同其舅高必振就堵亂錫招而
諸驍騎或詣騰蛟降詔以騰蛟安輯功封為定
興伯拜閣部督師尋進侯騰蛟再疏敦促親征
畧曰 皇上以 高皇帝神孫應南陽聖運普
天血氣莫不傾心讀御極之詔則曰真人出矣
國有君民復有天矣讀親征之詔則又勃然奮

臂曰天兵至矣敵頸可繫國仇可復矣人心萃
渙之際即天命去留之關乃者期已届而仍稽
兵出關而中盡使天下志義之倫始而企再而
思三而疑茲具懼矣遐邇通情正需此日事機
一失安能再來河南為天下之中荆襄居上游
之要誠能力破淺謀獨抒神斷由虔贛以入楚
豫用中原之智勇以取中原之勢既張大權在
握天下全局指顧間耳偏之與全守之與創大

小經權各有其宜不圖其全終隔其一我之所
往彼亦能來臣等疾首痛心誠不能以逆料也
夫餉不思輸日糜則匱兵不再設善用斯強更
何羸何虞而局濡不決乎駕即延平師終不進
丙戌閏敗十月桂王即位于端州明年丁亥清
取湖廣勝蛟戰敗時上在武崗來歸勲臣劉
承龍害勝蛟奪其挾帝駕以自制勝蛟率
諸臣請移蹕不聽因合疏畧曰臣等推原禍本

其端不一一曰上下之情不通一曰文武之氣
不奮一曰形勢之算不豫一曰嫌疑之害更不
消自陛下入武崗以來不揣何故而賢臣閑忠
臣惑詔旨失其鄭重法紀等於飄忽格々非一
事鬱々非一端任事者無不曰吾為天子報効
而奄奄之氣每多不振無乃譏訛之慮深於內
而精神瘦於外乎無乃忠矢入日不足鑒而功
建於外深可危乎使武崗果有山川之險兵甲

之雄粟米之富粗號偏安然未有處一隅而問
四海之大者况堂々天子各與皆欲爭奉之以
成其大而欲舍人心以祈天命漢唐宋以來未
之前聞今日移蹕大計敢憚 皇上自擇自行
督師一人扈駕敢有借題議迎議留議逸者惟
衆共殛之祈永已靖桂林無恙審楚粵之要莫
先全永俟衡長報復仍還湯沐 皇上一啓行
而嫌疑消形勢豫文武奮上下通保宗社者在

此保武尙者亦在此承龍尚別借以奪衆議勝
蛟乃特糾之有曰承龍所爭者不過蛙蟻小閑
臣與天地抗盛衰之運承龍所爭者不過蜉蝣
虛名臣與世界辨人禽之關承龍故為騰蛟所
薦封爵世蔭已極忘誼反噬及武昌陷承龍降
清遂借清兵僇騰蛟家屬騰蛟繼母孫妻徐在
繁徐間致勝蛟書曰母近七口妻亦命婦豈不
能如王氏之抉喉而死寔疾望大兵來救麾下

諸大鎮豈盡如承胤負心救與不救惟信到王氏者先勝蛟小妻之被幽節死者也初黎平破王自又仆不能死復引刀抉喉乃瞑時勝蛟答書夫為忠臣妻為節婦死亦何恨族屬之婦女既入網羅便是刦數俱應速死與王氏趙氏張氏同歸地下所不忍言者王陵之母千古傷心趙苞之報寸衷難謝耳帝下詔褒慰以為非卿不能有此難非卿不能度此難勝蛟捧詔涕

泣作謝表有云臣讀易之上六利艱貞吉又曰
有悔貞吉內難而能正其志臣知所以自處矣
曾記唐李晟家眷百口陷於賊營軍中有言及
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郭子儀與僕
固懷恩不善懷恩使人發其塚墓儀入朝上
問之子儀曰臣父在行間不能禁軍士暴掠今
日之報是其應得臣才品不及二臣而捐軀為
國之心千載而下可以相質已而徐自盡禮節

節中嚴煥為之請卹詔許建坊造葬 上諭

合

歷桂林走南寧勝蛟收殘卒於柳州復入桂林
戊子率大將趙應選胡一清焦璉曹志達斧路
兵馬復興安圍清全州凡八戰八捷三月破之
又復東安乘勝圍永州清困甚城中人相食遂
與大將馬進忠同守常德已而清來攻常德戰
敗勝蛟棄城走從石門慈利退入土司夏與總
制都御史堵胤錫合力恢復常德七月進忠與

清大戰于麻河殺清卒七千餘人詔封進忠鄂
國公仍駐常德而騰蛟屯衡州久之亂錫與進
忠隙亂錫令前所招李赤心十營之在夔州者
并來常德士民畏赤心殊甚進忠亦慮亂錫勢
大札已而亂錫意決赤心且至進忠乘亂錫與
諸將盟縱兵民數萬舉火焚城委其壁而率與
俱渡湖南而亂錫亦與赤心棄城渡湖南若尾
其後者勝蛟聞之大驚湖南豈能容此數十萬

衆且相抵牾者勢必內變遂有湖北千里一網之疏 上在端州詔進忠出以長沙赤心出援江西金聲桓反正之師詔未至而赤心已至湘潭時官兵皆畏赤心各退本汛顧老營而勝蛟單身先至湘潭解馬李之難以上意令各出師襟境上赤心受約拔營離湘潭進忠先以宣威伯揚某者一營來就約而全師未至忽勝蛟故部徐勇之降清者以清騎突湘潭勝蛟方巾

便脹坐城遣發聞報上馬出城猝遇清兵被執
勇以其舊勸何騰蛟且降并餽酒食騰蛟不受
反令勇降至大罵餓數日噴血卒蓋己丑之
正月某日也楊宣威不得督師所在單騎入城
者七被箭重傷卒進忠逸去而衛國胡一清閑
國趙印先棄永州退守全州永國曾志建亦退
保鎮峽關宣國焦璉部將劉起蛟亦退保平樂
勝蛟初閩封定興伯永曆中平侯至是贈騰蛟

中湘王謐文忠勝蛟有子文瑞係烈死王氏所
生者也自是衡州復陷赤心竟不能進從桂林
陽出封川至梧州亂錫接曹志達鎮峽關又與
不合志達殺其標卒數百人亂錫與其子世明
走封川入朝肇慶請以廣東四府處赤心屯守
朝議赤心初奉援豫之命未報不許既留守桂
林瞿式耜請以亂錫代勝蛟督師俾由桂林出
楚桂林諸將恨亂錫以為勝蛟仇曰吾見必生

啖之亂錫帽阻潯州病卒久之子文瑞授詞林
從上病卒南寧

石匱書曰自古中興之佐身肩恢復之任者當
祿山之亂則汾陽王郭子儀臨淮王李光弼當
朱泚之亂則西平王李晟然皆帝在靈武帝在
梁州去行在甚遠然後得以躋止自如迄有成
效及至後世未能恢復舊土先為冊立新君南
渡立康王遂有秦檜留都立福王遂有馬士英

福建建立唐王遂有劉承龍汴書生曰自古未有
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是千古通
病何恠乎何勝蛟之迄無成功也試觀何勝蛟
之出師檄何異岳武穆之建炎奏疏而堵龍錫
之單騎撫賊亦何異郭汾陽之免胄見田紇有
臣如此而不克竟其用奸臣之為害也可勝道
哉